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卷十七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讀子

子書眞僞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卽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誡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眞僞醇疵均當博收而愼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瀏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云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爲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

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金史選
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楊與經史並出題考試知宋以
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爲書名曰子
鈔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後失傳唐馬總就庾書之例
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
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
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
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本皆不

載則亦非馬氏原書也

鄭蘇年師曰著述以解經爲要次則論史此皆有軌轍可尋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可隨其詣力歲時之所至而止若近人恃其心思筆力動欲自成一子絕迹飛行則談何容易郝蘭皋懿行亦曰子於古又別爲流儒者子思孟子荀子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陰陽者子韋鄒衍桑邱南公名者宋銒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農者神農野老宰氏氾勝各得旨趣

遞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隋唐以後爲之者失其本矣是豈僅時代爲之限歟古之子書皆竭一生之精力爲之而其傳也不過數卷秦漢以前之書具在可覆按也今人聰明才力可用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彼理有同然況有富貴引於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友束而縛之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而遽欲憑一生之精力成數卷飛行絕迹之書以期必傳於後傳不傳未可知吾謂其成書之先不易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

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荊公至推之爲箕子後來一被程子黜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序所述又少一孟子蓋彼時識見尚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尚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起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則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者卽王肅所僞撰也孫頤谷志祖作疏證抉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

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剩言載明初朝鮮國曾以顏子獻朝議以僞書卻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僞而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僞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王以陽由近事爲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久所綴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矩方圜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又内言戒篇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

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飾遁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爲

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晫後各有採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　四庫所錄卽王晫本分篇標目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芸臺先生以爲從事孔氏之學者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爲定本並以盧辨舊注爲宗而博考羣書衆說爲之注釋不但遠勝晫書實子部儒家之冠也王晫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　四庫蓋亦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强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

見各經籍中實不類晫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鬻子爲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卽道家二十二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畧同疑卽小說家之鬻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 四庫而提要直疑其僞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奧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羼入者如小稻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徯秦國

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眞然諸子率多寓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爲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鄒衍管子尙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爲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

無耻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圍山叢談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省試有一題子瞻不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惲子居敬曰晏子春秋七畧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爲墨子之徒爲之宜入墨家　四庫提要著錄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于何一以爲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重複若此

而最陋者孔子之齊而晏子譏其窮於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扼於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乃於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

唐元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在宋時已失輔嗣定本矣按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邢昺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又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皆以爲老子道經之言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翟酺傳引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泉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篇蓋晉宋舊本如是

元宗分題不爲無據耳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繫焦弱侯老子翼作於明萬歷中所採尚六十四家而弱侯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後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駮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爲最古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詞義簡遠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

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傳以虛無之理或歧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爲訓者如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爲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迄于李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

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子書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後人所僞託然頗有理致有文采猶解文章之方士所爲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在崇禮而勸學惟其中有尤爲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

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爲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特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力言性之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則其大旨仍不謬於聖人其實謂性惡則無上智謂性善則無下愚䌌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特孟子偏於善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趨乎下

風由貲時疾俗之甚不覺其言之也偏耳
紀文達師曰荀子言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
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則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
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
旁加爲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
荀卿滅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覩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謝東墅墉曰荀子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刼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恥爲游說縱橫之習故國策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又豈在孟子下哉

楊倞注荀子序稱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

當世撥亂興治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云云今考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多缺佚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氏所謂羽翼六經者非虛語矣楊注多存古義而舛誤亦所不免舊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未能是正近謝東墅盧抱經合爲輯

校刊本以行則荀書之最善本也

墨子舊題宋墨翟撰漢志隋志皆同今考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紀文達師曰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公送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偶閱近人雜著中丹徒法氏有極詆墨荀二子者雖刻深而其

理則正讀墨荀二書者亦不可不知也其言曰墨子薄葬一篇雖足以矯當時之弊而獨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是視父母如陌路汨倫沒序莫此爲甚遵此立教流害何窮荀子性惡一篇亦大悖於理卽謂所論者氣質之性原與孟子所論天命之性不同而其篇中並未剖論明白且儼然與孟子爲敵則是其於源流處本未通徹守此偏僻流弊將不可勝言亦何必待李斯之敗而後定其學術之不正哉吾人今日讀此二書或取其詞義之精或取其制用之備（如墨子城守等篇是）其次采擷英華詮釋古奧同莊列穆天

子傳等書存之以資博覽正如彝鼎圭璧瑕瑜原不必相掩剝蝕紫翠彼此亦無足相妨也乃先達之士必欲曲爲之說言荀子所論氣質之性雖謂性惡無礙謝金圃學使刻荀子有此語言墨子所用者夏制其道得之於禹實爲賢於後儒孫淵如太史校墨子有此說不知荀子根本未清墨子汩沒天秩此皆不可翻之案誠恐當世鄙生後世瞽儒震而驚之推而廣之以爲某氏曾有此說其教將復充塞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故不可以不辨也

梁曜北曰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

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正誤合之驗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汜論云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書兼愛尙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眞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爲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横於楊故其書特傳耳

呂氏春秋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

賓客之所集也不韋人不足道而是書裒合羣言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故較諸子爲近醇其書或稱呂覽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故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葢舉其居首者名之然今本實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爲序十二紀各以月令爲首篇此春秋之所由名故漢志但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亦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據此則漢以來皆

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高誘注訓詁簡質於本書亦多所糾正但如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出於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孟堅幽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耶近畢秋帆尙書有校正本蓋薈萃盧抱經錢竹汀孫詒穀段懋堂孫淵如洪稚存梁曜北諸家之說而參訂審正之呂氏春秋爲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爲讀呂氏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曰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爲而

作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愽絕麗彙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

中後人所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則內篇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畧訓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敘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子直至隋志始題淮南子也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

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爲後人所妄改此書舊無善本近武進莊逵吉始從道藏本校刊自敘謂與錢別駕坫程文學敦孫編修星衍參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刋藏本實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罅漏自出而王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爲最與慱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於此篇注尤簡畧近嘉定錢漑亭塘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蓋亦讀淮南書者之一助矣

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莊子所謂俗學卽孔門之博學所謂俗思卽孔門之愼思然則所謂復初其非吾儒之復初審矣故又曰附之以文益之以慱文滅質慱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說行於是禪家有

面壁之功儒者亦衍爲良知之派內莊而外孔又由莊而入禪徒取便於後世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之人而孔門之旨愈晦矣

莊子之書離道似遠而實近朱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胡五峯宏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讀之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此論最爲平允亦可爲讀莊子之法若如王坦之著

廢莊論而其論卽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刺謬乎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書中有列禦寇以後事故柳子厚列子辨謂其經後人增竄高似孫子畧遂以爲莊子寓言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有列子其人特其書爲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眞經者天寶初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冲虛眞經文子爲通元眞經亢倉子爲洞靈眞經見唐書藝文志宋景德中加至德二字見晁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爲號耳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盡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盡始於此

文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為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書為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重今　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纘義宜通疑滯勝舊本多矣

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為治然法有不行勢不

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
欲綜覈名實而務恢詭其說堅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聳動
一時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
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誠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
擯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列之縱横家舊本皆題周鬼谷
子撰唐志則以爲蘇秦撰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王名詡
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又

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二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一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譽朱潛溪則詆爲蛇鼠之智且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厚以爲言益奇則道益陋差得其眞近秦敦夫恩復謂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眞縱横家之祖蓋術既奇變文復詭偉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敦夫曾從道藏中錄出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

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孫淵如有輯本二卷謂可與經傳相發明

鶡冠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翟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鶡者勇雉爲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即以爲名亦何義哉此鶡字恐鷸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鷸冠以鷸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臧好聚鷸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鶡冠子書皆述三才

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語則以鶡䳺爲字形相似而譌者近之其書見稱於劉仲和勰以爲鶡冠綿綿亟發深言又見稱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詆爲鄙淺然自六朝至唐劉仲和最號知文韓文公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爲典要矣

亢倉子卽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宜城人王士元所撰七修類稿作士源誤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綴古書爲之故

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圉欲拜亢倉子爲亞尹楚官之亞尹有無不可考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圉者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僞按呂氏春秋貴生先己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知秦以前原有其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僞託耳其書雖稍涉蔓衍而理致文釆尙有可觀故　四庫提要謂辨其贋則可以其贋而廢之則不可至子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爲古體道人或云

魏人而作僞者乃嫁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產執而誅之而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顓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其書大旨亦在黃老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覈於實

爲主於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著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即稱秦孝公之謚則顯非鞅所手著殆法家者流掇拾鞅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前而史記自敘乃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足爲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爲法家之祖
近人多以文中子爲僞書遂並疑爲無其人蓋因隋唐史

不為立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楊偶不及仲淹

耳又焉得以爲全無稱述之者乎朱子於文中子推許甚
至謂不特荀楊不足比即韓公尙不如他懇惻有條理今
世人將他與揚雄並斥爲其擬經耳
紀文達師曰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畤所依託其
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弟亦互相標榜自比孔顏蓋後
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謝梅莊曰或問先儒疑文中子謂隋殿無太極之名通與
關子明李德林薛道衡無相見之理房杜李魏諸公非及
門之人然乎曰己不足而借重於人其咎小學不正而貽

禍於世其咎大孔攻異端孟距楊墨中說則祖護二氏合三教而一之是孔孟之罪人也其他又何辨焉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磨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炎武之日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義之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爲世道人心起見而歸心等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　四庫皆不列之儒家而入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據精博宋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閻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

而以翁方伯元圻之集注爲最詳備日知錄則積三十年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政事之得失皆能擇精而語詳鄭蘇年師最服膺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行誠非過譽今人以閻百詩之潛邱劄記相提並論然閻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是未成之稿本潛邱劄記有二本閻之孫學林所刊者最糅雜無端緒山陽吳玉搢所編次者眉目稍清較之顧書瞠乎後矣

王充論衡　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剌孟無所畏忌轉至於不可以訓

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爲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爲故余每竊疑其贋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爲不孝又引陳際泰誡子書至以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爲嚴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至於紙貴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稗販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子部之一門

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初學記三書爲最古惟虞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既博體例復精均可爲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欽若等之冊府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爲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徐淑之書檃括簡要尚爲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　朝康熙間

御定淵鑑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

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矣

退菴隨筆卷十七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八

福州梁章鉅茝

讀子二

四庫書於子部分門別派最爲謹嚴平允自周秦諸部以下至北宋司馬溫公之家範范淳父祖禹之帝範王景山開祖之儒志編凡二十一種皆在濂洛未出之前其學在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文中子有師弟標榜之習而尙無門戶攻擊之風自是以後乃有道學之

名而嘖嘖多故矣
李文貞曰令人讀宋諸子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有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按此言最切中時弊今之名下士大半如此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之意葢卽以无釋太極其義已簡而明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葢用

康伯之意而又過一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无極二字亦非周子創出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嚆矢而不知其爲六經所無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紀文達師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

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彛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覩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惟朱子作爲有理無形以解之然附和朱子者其說亦不可究詰譬如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

滙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轇轕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何以異於是哉

李文貞教人以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滿此理未會暢發却得西銘一滚說出西銘說事天功夫實際卽是定性書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

邵子之先天圖朱子亦重之云此自是有傳授至所說易卻是教外別傳晁以道嘗以書問邵子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肯以聖賢許之也至稱其傳述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朱子亦以皇極經世爲推步之書有問擊壤集於朱子者云比他皇極經世好些王湜作易學

自序又謂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惟李文貞謂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能推他出去紀文達師亦云邵子言學以人事爲大又言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固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

張子之書見於宋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今所傳張子全書則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文集鈔及拾遺附錄各一卷而正蒙爲張子精心結構之書義博詞奥讀者

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旣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後學多不敢置議惟李文貞注解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一一別白是非實遠出高攀龍徐必達李文炤諸家之上

二程子著述存於今者二程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二卷皆經朱子手定此外又有高攀龍之二程節錄陳龍正之程子詳本張伯行之二程語錄程湛之程書皆不免刪取失宜異同互見朱子嘗謂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旣多卷

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飾本而未就世傳張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吾閩楊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二卷最爲善本龜山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陽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龜山是書採掇編次具有體裁程氏一家之學觀是書而思過半矣

李文貞曰明道程子生平無著作專在日用言行間著力

以單讀書爲玩物喪志孔子郤刪定讚修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生平亦事事不見他放過卽如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現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卽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也

又曰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或作沈者誤也早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後記韋齋曾稱李延平乃往事之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

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從前韋齋本託孤於劉屏山（子翬）劉草堂（勉之）胡籍溪（憲）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卻單認李延平滄洲精舍祀七人周張邵二程司馬而終之以延平意可見矣延平受學於羅仲素（從彥）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也

又曰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眞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

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爲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自強不息日進無疆

又曰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學惟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槪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某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

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與呂東萊讀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成近思錄十四卷今人但題爲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是書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朱子題詞云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諸約庶

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東萊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槪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是書大旨已具於此當時有葉仲圭采安人建集解自序謂閱三十年而後成然詞義淺率有解所不必解者而稍

費擬議者則又闕如我　朝茅星來集注始爲參校諸本多所訂正又雜采諸說疏通其義於名物訓詁頗詳其後序云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言程朱之學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竊謂馬鄭賈孔之說譬如百貨所聚周程張朱之學如權度然微權度則百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則至公之論也

今所傳小學六篇證以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實子澄之所類次今人但題爲朱子亦未考也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懿行蔡文勤所謂內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也其初有文章一門後乃定爲六篇是書義取啟蒙功歸養正陳選集注隨文衍義已足以裨初學我　朝黃庭問澄莆田人集解又爲旁推交通於是書益無遺義矣

雷翠庭曰小學者大學之基也其大綱不外明倫敬身內而心術之微外而威儀之著衣服飲食之節是卽誠正修

之地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則齊治平之道已在是矣格此謂之格物知此謂之致知入大學之門豈能舍此而他求哉顧空談心性者旣視爲粗迹獵取才華者又視爲拘迂朱子嘗嘆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學術之支離決裂兩言盡之欣逢我　朝興學造士將小學著之令甲以試童子承學者幸無視爲小試之具文庶幾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取諸此而已足哉

周程諸子外便當數到上蔡謝文肅良佐文肅嘗受業於

程子惟其學頗雜禪故曾恬胡安國所輯上蔡語錄朱子復嚴爲刪薙然爲文肅作祠記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又稱其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得明道教人綱領伊川嘗問以所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公曰固有此理但賢發得太早於是文肅孜孜於省克甚力伊川終以切問近思許之蓋其早年所學醇疵參半晚乃一軌於正也

今人但知讀眞西山之大學衍義而不知邱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更有實際眞書首以爲治之要爲學之本分爲二

篇次分四大綱曰格致曰誠正曰修身曰齊家又分四十四子目雖云爲治之要而大旨在正本清源於治平之道實未暇及必得邱書補之其體用始備邱書分十二目亦博採羣言而附以己見其人雖枝其書則有用也

永樂中之性理大全裙撫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眞有鑒別也　康熙間李文貞等奉敕纂性理精義卷數僅及性理大全七分之一而删繁舉要條理精密考宋學者得此階梯眞事半功倍矣

林艾軒光朝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

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九淵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求子靜何人乃云六經注我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雷翠庭曰世目陸象山爲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惟詹阜民所記象山云學者能常閉目亦佳然其文集中并靜坐二字無之其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

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
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何以異乎
世說新語載愍度道人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
致意愍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明儒多用此
術陽明之致良知其一也大抵各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
力不及者亦必於師說少變焉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
則不得爲致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去良能

言之則並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是孟子之言本無弊而假孟子以自立其義者其滋弊遂不可究詰也

嘉定錢民字子仁嘗從陸清獻公講學語多不合公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其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此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袁簡齋答雷翠庭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若大路

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方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

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眞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矜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

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攘臂及問其路之

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亦此類也

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淸靜之不足聳聽而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怪則名爲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爲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怪誕處爲儒者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霽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應也

紀文達師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爲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子韓子流爲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爲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

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爲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却失了他本來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爲無仙子曰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

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能安此亦闢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爲無朱子猶以爲有耳

范文正公嘗言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近儒顧亭林亦云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惟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論此悖道傷義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子乃儒家而亦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儒而未醇卽流爲老莊之徒矣

王元美世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鶩於名而趨者有縻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此切中情事之論

今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乃道藏之書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此爲最古故惠定宇爲之箋注博引舊籍疏通證明極爲簡粹直可與古笈並傳也

陰符經舊題黃帝所撰自黃山谷始定爲僞書朱子語錄

亦以爲然而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爲之考定其文語錄載問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近李文貞以爲陰符之書妙在虛說隨人所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其大旨以陰爲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卽陽亦爲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之言克己令人解作殺機不好大失作者之旨矣　文貞又曰陰符說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

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參同契唐書藝文志列於五行類固是失當朱竹垞經義考列之易類則又不倫惟葛稚川謂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云云蓋丹經以此書為最古詞韻多古奧難通故朱子有考異之作其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者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為朱故以鄒姓禮記鄭注訢與熹通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歟

李文貞曰參同契所言其警發於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黃而終於紅是之謂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黃而黑人與草本之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爲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明便是白所謂空虛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黃後來一團純陽眞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童顏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戒懼黑也愼獨白也致中和黃也天地位萬物育紅也明儒說三教

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卻反說了工夫卻同只是源頭不同蓋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只爲一己只要神氣常存卽佛家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爲一己蓋源頭不同以後便一齊差卻耳

唐初傅奕有詆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髠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按此卽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然傅奕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孫猶

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教即脫胎於道教故韓公原道及新唐書李蔚傳贊皆從老子說起凡古今闢佛幾篇名文如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疏韓公表及原道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彙作一處讀之佛教無所逃匿矣

阮芸臺先生曰世言佛教始於後漢而不知西漢即有其事其初有休屠之稱後始稱曰浮屠或稱佛圖佛陀皆一音之轉而二字必相連成文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淸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

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漢書霍去病傳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顏注金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卽今之佛經也後漢書楚王英傳曰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桓帝紀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皆稱浮屠不稱佛至後漢書西域傳始云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西方神名曰佛然此一節未可深

據魏收魏書以此爲傅毅所對而傅毅傳無此事蔚宗爲宋人蓋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後來之恒言改漢之舊語耳魏書釋老志亦云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云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又云浮屠正號曰佛佗皆西方言其來本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皆未可知今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二義而今但傳一義豈其本來宗旨哉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亦非古也

李文貞曰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等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

紀文達師曰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爲士大夫言之也

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眾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鬨耳

錢竹汀云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語無所謂語錄也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佛書最善譬喻然以明鏡譬心性便不是鏡能物來畢照又能隨物成形然其中空空一無所有其質冷冰冰全無生意心之體豈如此惟程子心如穀種之喻最妙蓋穀種內根荄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

屬火仁屬木是滚熱發生與金之寒冷迥乎不同佛家以鏡喻心性宜其斷絕身累齊向空滅矣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爲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棘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爲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卽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

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却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卽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爲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卽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卽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卽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卽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爲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爲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爲人幾番爲禽獸矣輪

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
有人問李文貞云離騷言叩帝閽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文貞曰觀尙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裡原相通非全掉謊也
朱子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曰君見否其人曰曾聞有鬼爲祟但聞寺鍾一叩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爲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此雖戲言實有名理今使有一異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若這些

人死了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高一邊人說世並無鬼低一邊人說到處皆鬼者皆失之昔韓文懿公菼病困時李文貞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祟遶榻徹夜叫讙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其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李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

筆故以相囑後文貞將此事載之語錄大抵僧家之普度卽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卽不當斷以爲無但亦不宜如僧家說得全是鬼物爲政耳

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獅坐象乎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其次第四尊卽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住世四十

九年年止七十九耳去第三尊世尙未遠何以壽遽不滿百乎內經素問載岐伯對黃帝云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人不然故半百而衰則五帝之前年壽與末世無異以此證阿含經敘七佛誕妄較然乃小司馬補三皇本紀又云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其誕妄與阿含經又何異哉

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盛所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偫惟恐不周老弱男婦環擁蹶趨而頂

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塵土漲天衆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一手叠訣口喃喃作咒倏爾雲色油油雨絲飄颺旋卽晴霽灑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億兆環繞道遏不行忽如大笑聲如洪濤歎欲大衆不覺一時頓首伏地道乃劃然中分輿去如飛愚婦子旋卽飛行追尾俄復圍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佛俯身摩其頂有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

而側首旁睨者各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
內外僧衆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坐
跏趺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如常人獨
不往或怪之曰彼夷僧我　天朝法侶也若且伏我我豈
爲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
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入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
告曰識得曰旣識何弗拜也佛遽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
言曰若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隻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
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佛竟以

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杳杳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爲笑柄按宋元祐閒高麗王秉家爲僧號義天航海至上疏乞徧歷叢林詔朝奉郎楊傑爲館伴使至吳中諸刹皆飮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高坐禪床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退菴隨筆卷十八

南海曾釗校